

A woman with long dark hair, wearing a white, short-sleeved, knee-length dress, stands barefoot in a shallow, rocky stream. She is looking upwards with her head tilted back. The stream flows over mossy rocks and is surrounded by dense, lush green foliage and trees. The scene is captured in a cinematic style with soft lighting.

# 吸血鬼

ヴァンパイア

岩井俊二

我可以为你活下去。你可以喝我的血，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I313.4f  
2013.12

P1

阅 览

# 吸血鬼

ヴァンパイア

〔日〕岩井俊二 著

张苓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吸血鬼 / [日] 岩井俊二著; 张苓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3.9  
ISBN 978-7-5442-6632-1

I. ①吸… II. ①岩…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  
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623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3-138

VAMPIRE

Copyright © 2011 by Shunji IWAI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Rockwell Eyes Inc.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 吸血鬼

[日] 岩井俊二 著  
张苓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陈文娟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20 千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632-1  
定 价 29.5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 目 录



|     |              |
|-----|--------------|
| 1   | 吸血鬼          |
| 3   | 序章 记忆        |
| 7   | 路加           |
| 15  | 海伦           |
| 29  | 艾玛           |
| 39  | 马特丽斯加        |
| 53  | 海尔加          |
| 63  | 纳斯丽          |
| 73  | 杰利菲修         |
| 91  | 任菲尔德         |
| 113 | 罗拉·金         |
| 123 | 神谷美奈         |
| 133 | 雷蒂波德         |
| 153 | 生命           |
| 171 | 吸血鬼          |
| 175 | 访谈 岩井俊二 × 张苓 |



# 吸血鬼



## 序章 记忆

### *Memory*

那恐怕是最早的记忆。两三岁时的记忆。

我一个人在家附近的河边玩耍。

肯定是在玩什么。那一带有座破破烂烂的仓库，里面堆积着废弃的车辆。好像是在那里捡拾汽车零件、螺栓之类的东西玩耍……

没有留下关于细节的记忆。

高高的野草长得很茂密。说不定是夏天，可印象中只留下微微的寒意。

看到一条小蛇。蛇在草丛中破烂的废弃物间滑行般逃走。我好像是拿着一根棍子，一边戳着蛇一边追，最终蛇钻进了一幢空屋屋檐下的墙缝。我拿着棍子捅那墙缝，捅了好一会儿，蛇早

已无影无踪了。我抬起头，发现上面悬着一个大大的蜘蛛网，差一点就粘到脸上。

上面没有蜘蛛。也许去了别的地方。没有主人的蜘蛛网正中间悬挂着一个大大的白色东西。

茧。纯白的茧。

是蜘蛛的卵吗？还是被蜘蛛用丝捆绑成饵食的昆虫？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那里面有没有东西。想象着蜘蛛把自己变成茧，最后长出翅膀在空中飞翔，想着想着有种不舒服的感觉。可还是不由自主地想确认一下，于是我扯断蛛丝，取下茧，放在手心里细细看。

比想象的要重。不禁想看看里面有什么。我用指甲从一端剥开，里面有东西出来。是红色的液体。那红色液体从茧中流出，滑过我的手指、手腕，滴落在地。我把茧倒过来，里面剩下的液体全流到了掌心。黏黏的、浓稠的红色液体，鲜红色。

血？

这怎么可能？那蜘蛛在里面包了什么？不是卵，也不是昆虫。茧里除了红色液体，没有留下其他痕迹。

我无数次梦到这一段记忆。现在还经常梦到。昨天就做了这个梦。每次梦到这个，我就想，难道那是某种启示？夏娃在蛇的诱惑下吃了智慧之果。那个果实里说不定就充满这样的红色液体。说不定我正是在某种看不见的力量的引导下，为了实现某个

使命追逐着蛇，来到那禁忌的智慧之果前面。

不，不……那段记忆真的有过吗？

说不定那段记忆本身就是梦境。仔细想想，那实在太过久远，无法判断是梦境还是现实。

不……也许我只是自以为做了好多次那个梦，其实昨晚是生来第一次梦到？

不不，如果一切不过是我写这些文字时，在指尖下随意拼凑出来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谎言……那个茧……那……她们的血也都……



## 路加

*Loukas*

有人在博客里写过一个这样的故事。主人公是律师，年收入相当不错。妻子是瑜伽教练。夫妇俩有三个小孩。这个男人学生时代是美式橄榄球选手。他爱好扮女装。但那是不能广而告之的游戏，只能偶尔偷偷将女式内衣穿在身上。可万一忽然出现不得不脱下裤子的情况该怎么办？比如脑梗塞发作陷入昏迷被送到医院，护士帮他脱下衣服，或是那时妻子在旁边照顾……考虑到这些情况，他夜不成眠，心脏也不舒服了。据说他最喜欢涂口红，坐在镜子前涂抹口红是最幸福的时刻。但是他不想让家人知道这个秘密。不知是苦肉计，还是为无处发泄的欲望找到了出口，有一天，他想到了好办法，就是将口红涂在肛门上。不是把口红涂在嘴唇上，而是涂在自己的肛门上。那该用怎样的姿势涂

口红呢？要用上镜子吧。跟这个大傻瓜相比，我觉得自己还算强多了。但仔细想想，那家伙不过是在肛门上涂口红。那是没有任何罪恶、天真幼稚的爱好。而我的爱好呢？算是没有任何罪恶、天真幼稚的爱好吗？

我的名字叫西蒙·威廉姆斯。上周刚满二十九岁。是个高中老师，教生物。我的爱好是吸血。按分类来说，就是吸血鬼。

本来对吸血鬼的定义也不尽相同，如果说原本就已经死去，白天睡在棺材里，皮肤碰到十字架就会腐烂，晒到太阳就会化为灰烬……这样的才称为吸血鬼，那我不属于这一类。可是我想要血，想喝血，能喝到的话我想狂饮一番。不要男人的血，非喝年轻女子的血不可……这样的人该怎么称呼才好？只能称作吸血鬼吧？就是叫吸血鬼。本来吸血鬼就应该是指这样的人，什么睡在棺材中、不喜欢十字架、晒到太阳化成灰烬，那些荒唐无稽の設定不过是虚构。那样的杜撰泛滥之后，不知不觉人们就把我们吸血鬼当成了虚构的存在。我们不存在于现实中，被当作仅仅是虚构的存在。

这是少数派。少数派中的极少数。

这很自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除了我以外还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也没遇到过。但至少还有我这个人存在，渴望鲜血。对血的渴望就像病毒，一直潜伏在我心底，有一天忽然被激活了，欲望也膨胀到了无法抑制的地步，我满脑子都是血的事情。在喝到

血之前那种渴望不会消失。虽说如此，并不是喝些自己的血就能解决，抑制这种欲望必须要有协助者。而且是女性，年龄以十多岁到三十多岁为佳。要是漂亮的话，说不定四十多岁的也可以。我对外貌并不那么奢求，只是再也没有比可爱女生更好的了。这不是我对女人的喜好问题，而是影响吸血冲动的因素，是极为学术性的问题。

吸血冲动确实和性欲很相似。我对性不感兴趣。不是阳痿，只是吸血冲动凌驾于性冲动之上。在产生拥抱女人的欲望之前，我更想吸血。

性别倒错者。说不定我就是。我想谁都有一两个不能说的秘密。不喝血不行，不喝血就想发狂，拥有这种烦恼的人在这个地球上究竟有多少？这秘密要是被世人得知，那就身败名裂了。疑神疑鬼，心灵无法安宁。于是……有时，我想到自杀。

也许是家庭环境的影响。我家是母子单亲家庭。也许是个有些奇怪的单亲家庭。当时我们住在里士满<sup>①</sup>一座高架桥下的公寓，那里住着许多外国人。妈妈海尔加一人把我拉扯大。我不知道爸爸是谁。妈妈经常说她自己都不知道是谁。她喜欢女人。和几个人同居过，但都是女人。连小孩子都知道，女人们在一起是

---

①指加拿大温哥华的里士满。

生不出孩子的。我真的是妈妈的孩子？我一直有这种本质性的疑问。

有段时期，妈妈在美术学校当裸体模特。现在家里还有几张当时的素描。在人前只有自己一个人是赤裸的，这超出了还是孩子的我的理解范畴。光是思考这个问题，就让我全部的羞耻心都爆炸了，差点和肉体一起化为粉末。

由于妈妈的工作，我多次受到欺凌。放学时被人追打，挨石头砸。那些家伙纠缠不休。不管我到哪儿，他们都紧追不舍。有时他们兴奋过度，我都觉得差点要被杀死了。有时他们骑在我身上，把我的衣服、裤子和内衣全部剥下来，扔进河里冲走。他们要把我弄得和妈妈一样，还命令我这样赤裸着身体在桥栏杆上走。掉下去会死。他们说，快去。我上去走了，接着掉了下来。死是没死，但全身湿透了。我游到河边时，一个人都不见了。也许他们以为我死了所以全都逃了。我在桥下待了一会儿，冷得受不了，想到草丛中捡张掉落的报纸围在腰上，找条小巷回家。就在这时，听到背后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西蒙。

我转过身，原来是住在附近的谢泼德夫人。她牵着女儿路加站在那边。谢泼德夫人跑到全身赤裸的我面前，用面巾纸给我塞上出血的鼻子，把外套披在我肩上。她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只是回答说被朋友欺负了，至于原因，我没告诉她。谢泼德夫人是某个教派的热心信徒。那时她语气平和地说，因为海尔加的

信仰不够虔诚，使得你未来的道路很艰辛。这番话深深刺痛了我幼小的心灵。

虽然嘴里说着妈妈的坏话，谢泼德夫人还是送我回家。她随随便便就走进了我家，帮我们收拾乱七八糟的房间。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让人分不清是不是好人。她女儿路加也是随便打开我家的冰箱拿东西吃。外表上看不出来，其实路加有些智力障碍，时不时做出些奇怪的动作，说话时常有些地方让人难以理解。我取下塞在鼻子里的面巾纸，鼻血还是没有止住，滴滴答答地往下流。路加看到后，飞扑到我身上舔那些血。谢泼德夫人皱着眉头，赶紧把路加从我身上拉开，说，血是不能舔不能吃的东西，因为血自身就是生命。

血就是生命。

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感觉这是一句很美的话语。然后谢泼德夫人轻声嘀咕了几句上帝保佑之类的话，画个十字带着路加离开了。

过了数月，一个星期天，我在运河边遇到了路加。她一个劲儿跟我说话。好像是在说轧死了一只青蛙。的确，她脚下掉落着一只支离破碎的青蛙。但那不过是稀巴烂的青蛙尸体。乍一看都不会注意到那是青蛙。我一边琢磨是不是被自行车压到才弄成这样，一边听着路加那些难以理解的话语：青蛙忽然跳过来，啊

的一声，黏黏糊糊……原来她好像是想避开青蛙，它却任性地朝车链撞过来，卷进了齿轮，结果落得这凄惨的下场。

我和路加把青蛙埋进土里，做了个坟，采来花装饰在坟墓四周。路加去船坞后院把几株向日葵全部拔来，可要供奉在青蛙的墓前又太大了。我叫她去摘些小一点的可爱的花来，她举着向日葵戳在芦苇丛中玩耍，把采花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我记得她还跑到水边捞小蝌蚪玩。那天的事情连相当小的细节都还记得。

回家路上，我们骑着各自的自行车。路加在前，我在后面。忽然，路加的自行车晃晃悠悠地朝着汽车道方向偏过去。呀，究竟是怎么回事？不会是在闹着玩吧。我正这么想着，路加连人带车摔倒在地。我赶紧停下自行车跑过去。就在那一瞬间，一辆大货车呼啸而过，压上了路加和自行车。压扁的自行车和压扁的路加横躺在柏油马路上。我看到血在路上蔓延开来。啊啊，生命在蔓延。我记得刹那间自己这么想。我蹲在地上，吮吸积在柏油马路上的路加的血。我不赶紧喝，路加就会死，就会永远消失。我当时就是那样想的。当我抬起头来，发现四周聚集了因突发的交通事故围拢过来的人们，他们诧异地盯着我看。我趴在地上，满嘴血污，抬头看着他们，想必这番模样不像人类。在他们诧异的视线下，我真的在想，说不定我不是人。那时的情形我深刻地记着，可之后的记忆不知为何很模糊。救护车一定来了，把路加送到了医院。可我就是不记得。我记得路加的葬礼。躺在棺木中的

路加很美，我觉得埋在地下实在太可惜。我想把路加冰冻起来，一直保存在冰柜里。我记得想到了这些。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路加被葬在墓地里。在宽广的墓地中一个偏僻的角落，几乎像是灌木丛的地方立着路加的墓碑。

我经常去拜访路加的墓。拔拔周围的杂草和供奉鲜花成了一种乐趣。现在回想起来，在那墓地中的单人游戏是很幸福时光。或许对我来说，死去的路加曾是亲密无间的朋友。